

蘭嶼雅美族民族誌

鳥居龍藏《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

文字工作者 | 陳瑤玲



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 1935

鳥居龍藏原著；李文茹，徐佩伶，楊智景譯註／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04／182 頁
24 公分／250 元／精裝／ISBN 9789860522136／536

* 前言

鳥居龍藏《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是一本跨越了一百二十年的日語文獻，記錄著有關於臺灣蘭嶼島上雅美族的地方風俗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報告，書中呈現了鳥居龍藏於明治 30 年（1897）10 月 25 日抵達紅頭嶼，於同年 12 月 30 日離開，滯留蘭嶼六十六日期間的詳細人類學調查內容。

鳥居龍藏是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派遣到臺灣蒐集各個種族相關的準確資料的學者，他四次遠航臺灣，帶回日本的資料相當多，他考察編纂成冊的報告分為九部：紅頭嶼蕃、排灣蕃、Tsarisen 蕃、畢南蕃、阿眉族蕃、阿里山蕃、布農蕃、黥面蕃、埔里社蕃及平埔蕃。收錄於《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的內容，與早先出版的《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相輔相成，讀者可相互對照參考。

根據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部教授坪井正五郎的序所言，《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作者除了鳥居龍藏之外，尚有一重要幕後功臣，該文稱：鳥居龍藏於「蕃地孤島滯留的六十六天裡的艱苦無需贅言，再加上同行者因燒傷而不幸罹難，這些悲苦都成為本書作者一輩子無法忘卻的經歷。同行者姓中島名為藤太郎，是德島人。本書中有相當的資料由該君所奉獻收集。」（頁 18）

在這本書中，我們清楚的看到研究者鳥居龍藏與研究素材都體現於紅頭嶼，而且皆是可被定位的。鳥居龍藏透過客觀的分析將一套人類學的標準應用到研究的素材之上。

在本文中，「研究素材」一詞，指涉了所有研究的「東西」，無論是鳥居龍藏參與觀察的結果、訪談或是文本、文件（例如：史料、日記、照片）、政府的報告等，都涵蓋於其中。

* 《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內容介紹

蘭嶼居於臺灣本島之外的東南方海域上，清朝以來的文獻記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於此不加細述其中的偏見或誇張的說法，較為可靠的調查為光緒三年的招撫局的陳述（該文獻原無標點句讀符號）：

該嶼既無山田可墾又無物產相需風氣古樸蕃眾馴良即遇有船隻遭風自無搶劫之患倘派兵波汛恐從此接濟凶器因而習壞現已據情報處（出自《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頁 146）

清朝的文獻對蘭嶼僅有粗略瀏覽概括的說明，《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可視為第一本對蘭嶼社會組織、種族特徵、語言等方面有系統的人類學研究，是在蘭嶼當地的文化脈絡下產生的民族誌書寫文本。

《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除了收錄《烏居龍藏全集》之紅頭嶼相關的專書、文獻之外，也收錄了《烏居龍藏全集》以外的相關文獻，可說研究蘭嶼地方重要的文獻資料。

首先，說明收錄於《烏居龍藏全集》之紅頭嶼相關的專書主要有兩部分：《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其中《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一書詳細記錄了頭髮及身體裝飾品、衣服、房屋、食物、食物料理食器與日用品、陶器、雕刻與船、生火方式、農業與農具、漁業和漁具、刀具附錄鍛鐵法、武器、銀以及冶銀術、宗教、雜部。

其次，收錄於《烏居龍藏全集》之紅頭嶼相關的相關文獻包括：〈臺灣通信一紅頭嶼行〉、〈紅頭嶼通信〉、〈紅頭嶼當地人之種族為何〉、〈紅頭嶼當地人之頭型〉、〈紅頭嶼當地人之身高及雙臂長度〉。

再者，收錄於《烏居龍藏全集》以外的相關文獻有：〈紅頭嶼地名考〉、〈支那人於紅頭嶼之歷史〉、〈紅頭嶼當地人之日常飲食 1、2〉、〈紅頭嶼當地人之武器〉、〈紅頭嶼當地人之傳說〉、〈紅頭嶼地名考〉、〈歐美人對紅頭嶼之命名〉、〈支那人於紅頭嶼之歷史〉。

* 寫作特色與價值

烏居龍藏《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一書的內容，涵蓋了紅頭嶼雅美族人體質、語言、文化等調查重點。本書文字質樸，條分縷析，考證嚴謹，烏居龍藏藉由親身的觀察、參與觀察、訪談等方法，取得珍貴的田野資料，繪製成圖表、並加以攝影寫真；該調查報告亦做量化處理，並加上質性的分析、描述；烏居龍藏也參考其他民族誌資料，比較說明雅美族與其他太平洋諸島種族、語言方面等之間的異同。例如在〈紅頭嶼當地人之日常飲食〉一文中，除了可看到蘭嶼居民日常的飲食習慣，也可看到烏居龍藏比較其他民族誌的資料加以說明，以山藥為例，他列舉太平洋諸島的栽種情形、分布與用語如下：

山藥（當地人稱upi）僅次於芋頭，和蕃薯一樣為常用食材。當地人將之種植於山上的田地。

山藥（英文名為yam）也是太平洋諸島最廣泛被栽培的植物。德勘多氏的敘述如下。（於該

著作《栽培植物起源》，頁 79) 於太平洋諸島一般稱為 upi，山藥的分布廣泛，就是 Riniyasu 氏所稱的參薯 (dioscorea alata)。西元十七世紀或十八世紀時的記者曾記載，該植物散佈於大溪地、新幾內亞及麻六甲等地。這些山藥因根形不同有各式的變種。

就紅頭嶼的當地人已能栽培山藥來看，此地可納入該植物分布區域，且該名稱亦叫 upi，於太平洋諸島中屬同樣東西。(頁 148)

平心而論，《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該書的研究成果，平實中有著蘭嶼地方知識的建構，雖然仍不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意義，這些調查也確實是日本殖民政府理番事業的前哨，透過烏居龍藏特殊的視角觀察當時的蘭嶼世界，並在他已經擁有自身的既定架構，決定了哪些事會引起他的注意，卻不會引起其他研究者的關注。但我們萬萬也不應該忽略烏居龍藏的學術方法其實也來自於一種西方人類學觀點的學術訓練與建構。因此，歷史學者詹素娟曾賦予該書該有的歷史定位：「當此之時，凍結著特定時空的烏居龍藏著作，除了人類學視野的民族誌意義，或也可以視為帝國凝視的文本、外人書寫的文獻，一起加入原住民族歷史文獻體系，作為族人追索歷史記憶、學者進行歷史研究的素材。」(頁 15)

* 後語與反思

烏居龍藏透過在蘭嶼六十六天的民族誌工作，身處其中，與當地人接觸，進行訪談、討論、參與觀察，「發現」雅美人特定文化的生活方式，為當時的臺灣蘭嶼書寫了《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這一重要文本。

無論如何，本書客觀翔實地描繪紅頭嶼雅美人過去「生活文化」的軌跡或敘事。對於一本臺灣早期的民族誌書寫，這本著作應該具有產生蘭嶼地方知識的珍貴價值。雖然，本書不乏政治性意涵—即從一個日本殖民者的視角來書寫，但這些實證研究卻也透過烏居龍藏詳細的觀察與紀錄將百年前的蘭嶼社會生活再現於百年後的我們眼前。

平心而論，烏居龍藏身為一個人類學學者，在某種程度上，他理應能反思自己的立場，「屏除」他自己理所當然的假定與偏見，擁有對「異文化」尊重的胸襟與氣度，為臺灣蘭嶼研究奠定了基礎的研究史料，也讓後續的學者（如：馬淵東一、宮本延人、鹿野忠雄、瀨川孝吉、千千岩助太郎等）在此基礎上能有更豐碩的研究發現。